

给大人正名 ——卡普的家庭生活教育

文/练暑生



《卡普与卡普》
夏无双 著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《卡普与卡普》的故事设计就像它的构图，简洁、疏放而有力度。

故事里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爸爸读书多讲原则，妈妈爱文艺，姐姐美丽有爱心。画面中主要人物一起出场，坐在餐桌上吃饭，偏冷又略带复古感觉的色调，烘托出生活的平实悠长。来自外星球的布娃娃小卡普因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感到很幸福。有一天妈妈抱回一条小狗，取名也叫卡普，五口之家多了一位成员，问题也就来了。怀抱美化地球理想的外星人“小卡普”竟然也会妒忌吃醋。先是对新来者大卡普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后来，则不知不觉承担起了教育大卡普的责任。没有了宝物、奇兵、儿童英雄，更没有尖酸刻薄、粗鄙搞笑，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小烦恼。在文本中，大小卡普和大多数儿童动漫里的儿童一样天性活泼，但却因为没有掌握好生活常识，显得笨拙可笑、四处惹祸，甚至还有很多“恶习”：嘴巴馋、不吃苦、爱睡懒觉……

儿童成长是需要训练与学习的，这个道理很平常，不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在儿童读物里变得不合时宜了。“自然天性”的意义貌似盖过了学习，大人的角色由此经常表现得很尴尬。在不少儿童动漫里，大人要么完全靠边站，问题再难再复杂，儿童只要深挖自己的聪明才智就能解决；要么面目可憎，几个儿童依靠没有泯灭的“天性”最终拯救了差点被某个大人毁灭的世界。在《卡普与卡普》里，我们看到卡普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经受锻炼，逐步获得成长进步，这样的故事设计的基本思路显然不是流行的动漫“样板戏”套路——如天真与成熟、自然与教养、理智与奇思妙想的对立，而是努力寻求受教育对象与教育者之间的友善对话。

不用怀疑，这样的思路往往吃力不讨好，人们很怕板着脸、喜欢“语重心长”说话的大人又出现在面前。这个担心并不多余，《卡普与卡普》为此做了一

个“聪明”的设计：让大人隐身，儿童自己走到生活的前台。故事里，好为人师的小卡普教大卡普怎么吃饭，怎么穿衣，怎么过马路，还自作主张教大卡普怎么拿毛线修补衣服。大人基本没有直接参与故事，比如在画面构图中，除了准大人姐姐，家中其他大人的正面照都难得一见。儿童自己学，小孩觉得自己独立，大人则卸下了教训人的讨嫌差事，还乐得不少好处。大卡普长牙期间，他们种种的弄巧成拙无不提示着大人在旁帮助的重要性。

当然，学习是很重要的，而共同学习生活的温情友谊更值得注意。

小卡普刚开始对大卡普很不感冒，日子一久熟悉了，一起游戏玩乐，甚至相互“包庇”。在大卡普被送去训练营期间，小卡普听说大卡普在挨饿，晚上爬窗送东西过去。让人欣慰的是，这些温情也有大人的份。在《卡普与卡普》里，大人的形象乍看也不怎么样，美丽有爱心的姐姐在画面中经常张大嘴巴瞪眼睛，惹急了会一巴掌盖过去。大主人的“可怕”更是不用说，大卡普在家里“搞破坏”直接送到训练营高墙内，一点都不心疼。不过，就像画面冷色调下总是隐藏着浓浓的生活暖意，简练的线条和具有某种墨染效果的画风下面包含着中国式的含蓄，在《卡普与卡普》里，大人浓厚的感情总是隐藏在文字或画格后面。常发脾气的姐姐，其实是至情至性，一直密切关注着它们的方方面面；而难得露面，对大小卡普平时貌似“无动于衷”的大人，听说小卡普“被迫害”，立马开车冲往营地。一两个小细节，就让大人深厚的爱与关心浮现在画面上。

家庭、日常生活、亲情，相互间的爱与友谊，在奇思妙想、夸张搞笑漫天飞的当代动漫里面，我们再次看到一份平实、活泼而又很有力度的儿童生活教育读物。■

“刻奇”教官的衰微之作

文/马小盐

对中国读者而言，昆德拉似乎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，还是一个词的教官——“刻奇”教官。很少有作家如他一样，除了小说的艺术成就被人津津乐道之外，还因一个语义多元的词汇而被人们铭记，这个词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“Kitsch”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个词因韩少功的误译，导致很多中国读者发生误解。“Kitsch”既指媚雅，又指媚俗，是个指涉双重之媚的词。近几年，有翻译家将该词音译为“刻奇”。

读昆德拉的新书《庆祝无意义》，会发觉，昆德拉老矣。这是一本昆德拉的重复之作。小说因循昆德拉旧有格调，却丧失了鼎盛时期的叙事智慧。众所周知，昆德拉的小说结构与音乐有关。父亲是音乐教授的昆德拉，从小生长在一个耳朵被乐符充分喂养的音乐空间。童年的聆听经验，是他一生都无法舍弃的精神食粮。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是昆德拉小说借用音乐结构的典范之作。这部小说的结构借用的是音乐复调艺术中的二重赋格曲。两男两女彼此交错的爱情叙事，是两个齐头并进的主题。

《庆祝无意义》同样由四个主人公、七个协调对位的音乐片段组成。只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男性，女性主人公神奇消失。书中女性皆以他者的面貌出现：阿兰拒绝生育的母亲，拉蒙深情注视的具有明星光环的一位女士……叙事客体中的女性，是被钉在男性目光中的女性，女性就此被分为两类原型：母亲与情人。作者借阿兰的视野，大谈肚脐作为性感区域对现代人所具有的审美意义，最后却回归至存在与诞生：没有肚脐，人类便不成人。肚脐是存在之印，是

孩子诞生之初与母亲相连留下的一生都无法消除的遗迹。正是这遗迹，让阿兰一直在追忆不曾与他一起生活过的母亲。在性感肚脐的晕眩之上，慢慢浮现出已消失的母亲雕像。显然，昆德拉想告诉读者，失去母亲的不仅仅是阿兰一个人，而是整个现代社会——现代社会是一个母亲女神失踪、性感女神篡位的唯性论社会。

小说里不时穿插着苏联笑话：斯大林与加里宁格勒。加里宁格勒原本叫柯尼斯堡，是哲学家康德一生从未离开过的城市。二战之后，柯尼斯堡成为苏联的领土，被斯大林命名为加里宁格勒。在20世纪，中欧的很多城市名因权力的更迭频频改变，唯独加里宁格勒却像斯大林政治的权力之徽，永恒地凝固在此，不曾换回它原本拥有的名称。直至今日，它仍旧是俄罗斯的领土。在昆德拉看来，这更像斯大林特意针对哲学家康德所展开的嘲讽。在小说的最后一章，主人公拉蒙与假称罹患癌症的朋友相遇，用艳遇安慰降临在朋友身上的死亡阴影。但极权制度真的罹患癌症了吗？人们真的该庆祝现在拥有的一切吗？显然不是，因为这一章的标题就叫“庆祝无意义”。在此，昆德拉的虚无主义立场显现无遗：庆祝毫无意义。斯大林或斯大林式的人物，还会卷土重来。

由此可见，昆德拉是一位悲观的怀疑主义者，一位对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持有否定观点的怀疑主义者。他小说中的故事、玩笑与哲思，皆是荆棘一般刺向这个荒谬世界的话语之刺。他在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中对极权政府的辛辣嘲讽，导致中国大部分批评家误认为昆德拉仅仅是



《庆祝无意义》
米兰·昆德拉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位反极权的作家，这是一种严重的认知错误。本质上，昆德拉质疑一切潮流与主义，其中包括自由主义、女权主义以及因信奉各种主义而纠集在一起的蚂蚁一般的人类。昆德拉是我们时代的逆行者与清醒者，是一位真正的“刻奇”教官。正是这不从众的艺术姿态，导致诺贝尔文学奖若干年与他无缘。只是，我们看到，在八十岁的高龄，这份逆行与清醒，因体力与智力的双重下降，在他新的小说文本里，日渐衰微。■

食为天

文/张可函

买这书前没听说过章小东。对我来说这个人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带着斩以女儿的身份，就这么捧出了几本书。头一个看的就是《吃饭》，题目出人意料地直白。这样直白的名字又出人意料地具有一种吸引力。那就看吧，看了确实也好。那是吃饭，那也是一种活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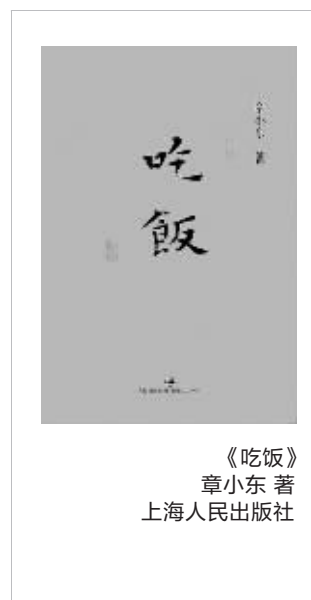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都是几十年前的了。大户人家的女子，为了寻找心目中的“伊登”而远渡重洋来到美国，不一样的饮食和习俗引出了不一样的故事。通过吃饭，她看到了一种底层的人生。

吃饭就是这样的风景。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，到最后蜕变为拿什么都能做菜的大妈，这之间的多少年，吃饭、做饭像生命的演变般悄然而至。正如她所说，在家中烹饪一窍不通的她，“一漂洋过海，就变得能干起来”，然而这之间和之后的日日夜夜，又有着多么迅速而又猝不及防的成长。她说她曾崇尚和坚信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可最后还是为了生活去当服务员，去干她认为最痛苦的帮别人

端盘子的工作，而且干得美滋滋的——“照理说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充当一个任人使唤的下人，应该有些悲哀或者颓丧。可是没有，因为我胸前的口袋不断地鼓胀，对此我兴奋不已。”人在不一样的环境中，心境也会是那样截然不同，行为也会是那样判若两人。

吃饭的事，那么平淡，却又那么重要。中国的古话多少句都围绕着吃饭这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题：“民以食为天”“人是铁，饭是钢”，甚至见面的招呼都是一句“吃了没？”在美国，作者一次次吃饭的过程就像是走过一个个陌生人的生，从相聚中窥视到了多少人的生命轨迹。作者从最底层开始，接触了许许多多拥有着不可言说的过往的人。生活的辛酸在“吃饭”的主题中表达出来。吃饭是简单的，又是深奥的，它是人生的缩影，卑微而无助地孤身穿行在命运的河流中。一顿饭，一个人，一种思考。

他们称自己的思想为吃饭哲学，很不错。然而吃饭，对我们来说更像一缕希望之光，如在寒



《吃饭》
章小东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冷无星的夜空下，看到那袅袅的炊烟，熟悉的呼唤。
吃饭了。■